

# 「风花雪月」里的谜之烟香

王晓文 / 图



南涧县无量山镇山花村古茶树开花



鹤庆市凤鸣县鹤庆镇鹤庆茶园

“无烟不下关”，烟香入魂，百年奇缘，非你莫属。这里说的“下关”，不完全是地理意义上的下关，而是特指从前的下关茶厂，现在的云南下关沱茶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；这里说的“烟”，非火烟，非炊烟，非烟雾，而是下关茶厂的生沱中特有的，被称为“味觉识别码”的烟香。

识茶如识人。有的茶只喝第一口便一见钟情，像宝哥哥见了林妹妹，只看第一眼便知是一生所属；有的茶顶着好大的名头，喝起来唇齿之间却有接受不了的苦与涩，像是徒有其表的明星；有的茶初识平稳中正，可在经岁月、经风霜之后发现，这种厚实与宽阔，最是难能可贵。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的惊喜与快意，胜过许多花里胡哨的相见欢。

下关沱茶，便是在与我日深年久的相伴中，一点点生出感情的。

第一次喝沱茶，是早年L君相赠的两个生沱。那时喝茶远没有现在这般复杂，没有配套茶具，没有茶席雅集，用洗得铮亮的玻璃杯来品茗观茶色，已算认真的。沱茶泡开之后，汤色又匀又亮，黄中带着绿意，浅饮一口，深深陶醉于它的浓醇。最特别的是，每一口茶，随着茶香一起的，是一缕淡淡的烟味。说真的，彼时我还不知道有“烟香”一说，心里对这烟味甚为不解，认为它冲撞了茶香。

渐渐地，茶的种类喝越多，喝茶的社交属性也越来越强，剩下的沱茶便在不知不觉间淡忘了。

几年后的一天，这一个小茶坨忽地从角落跳将出来，虽说有点年头了，可依然是致密完整的一个小宇宙，用手掰不开，普通茶刀撬不动，望沱兴叹，根本无计可施。情急之下便拿去蒸，大约两三分钟，有幽幽淡香袭来，循香而去厨房，揭开锅盖的那一刻，我被馥郁、芬芳的茶香团团围住。我像一下跨进一个郁郁葱葱的森林，有香樟、榉树、榭树自由生长，有花草草迎风招展，野蜂飞舞，晨露带着蜜香，深吸一口林间空气便觉神清气爽，内外清新；又像是误闯一家中药铺，生地、熟地、黄连、厚朴、断续等几十种、几百种中药混杂在一起，并被时光沉淀提纯，那香气有强大的系统性的存在感，能一嗅而心神安定，提神醒脑……

这一颗久别重逢的陈年生沱，茶汤饱满明亮，滋味浓郁醇厚，烟香如灵魂般伴随，在生津回甘后，直至茶味渐淡，尾水似有微甜之时，烟香此时亦无影无踪，恰似暴风雨过后的海面，风烟俱静，一派宁静甜美。

经此一沱，我对烟香有了崭新的认识，同时，也对烟香从何而来充满了好奇。

曾几一度，我也以为这是来自炒茶杀青时柴灶的火烟味，可当我有机会去到临沧地区双江县勐库镇那洛村，站在“茶叶仙子”阿月家的茶叶初制所炒茶灶前，她告诉我现在是可以杜绝火烟的。2023年3月我在下关茶厂新厂区参与体验亲手压制沱茶时，教我们做茶的师傅介绍说：烟香为青毛茶“太



鹤庆市凤鸣县鹤庆镇鹤庆茶园

阳味”的转化，据说毛茶经太阳紫外线的照射，然后在与滇南相比相对低温、干燥的环境中存放两三年以上，才能出这种味道。也有说烟香是好茶在陈化过程中的阶段性表现，是茶叶的时间叙事，这均为我特别愿意相信的说法，我认为这把茶叶的山林气息与“万物生长靠太阳”之间的生态链接表达得十分到位。时至今日，关于烟香的成因，尚无定论，但这并不影响我的痴迷。

当然，以下关沱茶集团博物馆介绍资料较为权威的说法，高原陈化和一流的拼配技术，才是烟香的来源，也是下关沱茶滋味高香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原因。

在我心目中，“高原陈化”远非只是一个仓储技术的名称，而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集大成者，风、花、雪、月，无一不是关键要素。

风在当中尤为重要。大理天造地设的地理位置，苍山洱海位于喜马拉雅山脉最南的端点，自成一个理想的山水国度。哪里都有风，但大理的风却与任何地方的风不同，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吹到冬。苍山雪与洱海月，在大理如此奇特和得天独厚的纬度、海拔上所营造的昼夜温差，能让茶叶既有白天适合发酵的温度，又能让茶叶在月华之下，水凝如露的夜色中缓释，而“天气常如二三月，花枝不似四时春”的气候条件，让花也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，谁能说在大理的茶没有沁入花的香气呢？这样的仓储与陈化后的茶叶，就像郫县豆瓣、朱古拉咖啡等地理标志产品一样，有着海拔、温度、湿度、气压、微生物等等协调后的唯一性。

此外，还要加上时间。时间是天赋异禀的酿造师，时间是变幻无常的野兽，时间是奇花异卉的珍贵种子，时间是美味珍

饈的秘密佐料，时间让茶叶在“风花雪月”里氤氲出款款深情，时间更让茶叶衍生出神奇故事的源起和更新。

我想，这一切融合在一起，才是大理“高原陈化”的难得之处与本来面目。在这里，常年有数以千、百吨计的茶叶欢聚一堂，不紧不慢地以一种秘而不宣的方式悄然陈化，每一年、每一月、每一天、每一秒都在进行着茶多酚、茶碱、多糖等的博弈、转化、此消、彼长……

一流拼配技术则是生成下关沱茶口感、滋味复调乐章的关键环节。我一度对于沱茶的拼配有疑惑，总觉得这会不会对口感有影响。尤其近年来兴起的山头茶，有时纯粹要跑到某一个山头、某一个山寨、某一棵茶树上，更让我对拼配有更多的想法。我甚而在想，纯料和拼配或许并无高下之分，而完全可以“适口者珍”来作评判，喝起来的感受才是王者。可是，喝的茶多了，有时也会发现不尽如此。纯料茶的表现始终如一，可缺少变化，而沱茶则不一样，不同的拼配就有不同的表现，面茶、主茶和底茶各司其职，在漫长的转化过程中，多种茶叶各自的变化相互叠加，汤色、口感、香气、喉韵的表现更为丰富错落，仿佛一个个跌宕起伏的动人乐章。就如独唱与合唱，独奏与合奏，喜欢前者还是后者，完全可以是个人的偏好，但后者比之前者，总是有更多的相互融合、过渡、映衬、反差、补充，参差多态带给我们的，常常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审美体验。

说到底，拥有如此豪横的拼配和高原陈化，才是下关茶厂作为“大厂”雄踞一方的关键，也是沱茶滋味浓烈高香独特来源。大理处于茶马古道的中心位置，尤其是清末至民国初年起，大理一跃成为西南最大的茶叶交易集散地，普洱、临沧、西双版纳、保山等地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大理，下关茶厂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，自1902年以来，延续了百年历史记忆，并拥有独立而完整系列的文化记忆。

这其中，边销和外销，是下关茶厂百年时间轴上最为璀璨夺目的两颗明珠。

2006年国庆假期，我们一帮朋友远赴四川稻城观光。在海拔3800米的亚丁冲古寺里，一位年轻的喇嘛得知我们来自大理，十分热情地为我们送上了寺院里刚冲好的酥油茶，高兴地说：“好喝吧？用你们的砖茶打的！”酥油茶香、浓、滑、亲切而温暖，喝下全身都感觉热乎乎的，那是我喝过的最好的酥油茶，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小小茶叶怎样紧密地联系着云南和川藏。以肉食为主的少数民族同胞，可借边销茶砖茶里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茶多酚作为营养补充的重要来源。“茶是血！茶是肉！茶是生命！”一句藏族谚语道出了边疆少数民族同胞与茶叶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。而下关茶厂是我国边销茶最早的产区之一，即便在眼下，下关沱茶集团也仍然是国家边销茶定点生产和储备企业。

因此下关沱茶在川、藏地区享有盛誉。十世班禅、十一世班禅与下关沱茶因缘深厚，均亲临过下关茶厂，茶厂专门为此做了一批礼茶。十一世班禅曾在下关茶厂内，为沱茶留下“现代茶缘 藏汉合欢”的墨宝。因茶而起，因茶相联，民族相亲相融的温暖故事，至今仍如鲜花般绽放不衰。

下关沱茶的外销，更是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法国商人甘普尔先生在香港街头邂逅了下关沱茶，起初是对这种“鸟窝”状、或者说“碗”状的茶感到十分新奇，之后竟为此专门到大理下关茶厂和苍山茶园参观考察了一番，更是深深为出自大理的沱茶而十分激动，当年便收购了两吨回法国。之后甘普尔先生在美国开车环法促销，启动艾米尔实验，成立“法国DISTRIBORG公司”在全欧洲总经销下关沱茶，这都是后话了。这种黄绿色花格印刷的圆盒包装，上边写有

法文“THE”(茶)，花体的“Tuocha”的茶叶被称为“云南紧压茶”，民间则约定俗成称为“销法沱”，在欧洲市场上长盛不衰，开启了普洱茶保健功能科学认知的时代。

对于喝惯了咖啡的西方人来说，这种经过蒸、揉的茶带给他们一种新鲜的体验——“沱茶的清香气使人想起农家院落的芬芳”。我有时突发奇想，销法沱中备受法国人喜爱的“焦糖香”，或许正是烟香在醇化的某一特殊时间段的天才表现，才让人们产生如此充满田园诗意的遐想。

2014年，在中法建交50周年时，下关茶厂为感谢甘普尔先生的巨大贡献，专门生产了命名为“甘普尔”的熟茶饼，并加以注册。后来在2019年及中法建交60周年时，都出过此款纪念茶饼，这跨越大洋绵延近半个世纪的奇妙茶缘，在一款饼茶里被醇香地保存下来，每一次品鉴，都有“销法沱”的传奇悠悠回响。

下关沱茶的销法沱曾在世界食品大赛上屡获殊荣，如1986年西班牙第九届世界食品评委会“世界食品金冠奖”、1987年蝉联西班牙第十届世界食品评委会“世界食品金冠奖”、1993年荣获第十六届世界食品和饮料评委会“世界食品饮料金冠奖”。如今位于大理市银桥镇的下关茶厂新厂区内的雕塑，就是1987年西班牙第十届世界食品金冠奖杯。

我想，“无烟不下关”的烟香如果有配方，那配方一定很复杂、很大理，需得下关风，有上关花，有苍山雪，有洱海月，有苍山、有洱海、有大理云、有炊烟、有晨曦、有星光、有金花明月的欢颜、有孩童快乐的笑声、有寒来暑往、有春秋秋收、有岁月更迭……各种茶叶从云南不同的山头远道而来，带着各自阳光的气息和露珠的清甜，带着自己故乡特有的矿物质留存，聚



一盞清茶

集到大理来，经过下关茶厂师傅们的精心筛选、拼配、“蒸而团之”后，在大理的“风花雪月”里“秘制”上三年五载，以极其精准的比例相互映衬，烟香及醇厚滋味呼之欲出，又一路随着马帮铃声远去，越高山、渡大河，万水千山走遍，将人为与天成完美合一的下关沱茶带给世人。这一点，恰如大理的文化包容性，以开放与包容的胸襟与气魄，文纳中外，化融古今，自成一格，并用百年、千年的时光让藏地梵音、西域风情与大理的山水风物水乳交融，错落多姿……

这泱泱茶界，唯有沱茶，以匠心映初心，踏踏实实做好一饼茶，能够在百余年间拥有完整谱系，成为云南普洱茶文化形成与整合发展的一个关键存在。

唯有沱茶，在茶马古道的崇山峻岭间来来往往，与周围的地域、民族深深地建立了联系，以一抹烟香联系着云南和川藏，千年来书写着民族团结的生动叙事。

唯有沱茶，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，以一缕茶香写下了大理风物的海外传奇，成为云南的一张极其亮眼的文化名片。

世事浮沉杯中定，山川气息共一隅。大理早就是一个茶的国度。大理“名士高僧共一榻”的感通寺，至今尚存两株明代的老茶树，每年的新茶堪称是茶中绝品；在苍龙的莽莽大山中，还有极清极寒的绿茶大栗树；在南涧的高山深处，终年云雾缭绕的半山腰，也出产绿茶罗伯克，此地育出的铁观音，其香气不在福建安溪的之下。此外，蕴含“一苦二甜三回味”人生哲思的“三道茶”、清香润肠的“槐米茶”、先苦后甘的“烤茶”……在大理，茶事纷陈，茶香悠远，茶韵绵长，烟火与清欢，常常于一盏茶汤中一笑相逢。

深秋霜降，天气初凉，来一壶滚烫的下关沱茶，烟香入水亦入魂，让人舒畅洒脱，身心俱暖。浅浅茶醉中，我想无论我在哪儿旅行，即便身处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，乡愁袭上心头之时，均能借着一口醇香的沱茶，一抹醉人的烟香让心灵回归大理，秒回“风花雪月”奇妙融合的大理清新之中。

2011年5月，下关沱茶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更让人激动的是，2022年11月29日，下关沱茶制作技艺、白族“三道茶”参与申报的我国“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”通过评审，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，实现大理世界非遗项目零的突破。

殊为难得的是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凝眸着大理独有的自然禀赋和人文积淀的下关沱茶，所蕴含的精湛的传统制作技艺及其深厚的文化价值，依然焕发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。下关沱茶作为独立品牌，宛若承载独特文化记忆的百年史书，至今鲜活；大理的又一张世界级名片，至今鲜活；“风花雪月”氤氲而出的又一个传奇，至今鲜活！



洱海